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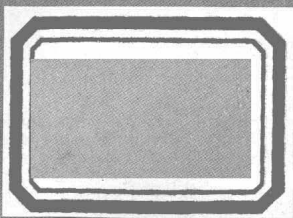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无比迷人的女谍、一个叩人心弦的故事、一部风行法国的奇书、云谲多变、惊险曲折。

〔法〕柯莱特·达韦纳 著 张成柱 王长明 种建瑜 徐晓娅 译

# 巴黎之恋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# 巴黎之恋

〔法〕柯莱特·达韦纳 著 张成柱 王长明 种建瑜 徐晓娅 译  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## 巴黎之恋

[法]柯莱特·达韦纳著

张成柱 王长明

种建瑜 徐晓娅 译

责任编辑 尚书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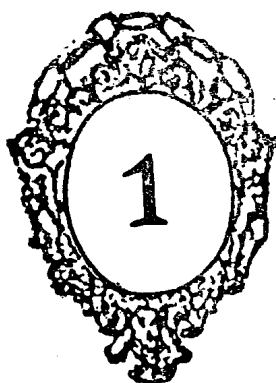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 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375 印张 335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15-00164-4/I·22

定价 16.00 元



这家客店象英国所有客店那样：舒适而干净。在仆人比杰克再三恳求下，德博拉才在这里停了下来。

“喂，德博拉小姐，请您理智点！这种鬼天气，眼看要下雪，再说天色已晚。还要赶路，就未免太荒唐了！”

荒唐！她匆匆离开伦敦，往北部进发，这不是已经够荒唐了吗？她仓猝抛开这种念头，最终还是同意了仆人的恳求。

的确，还是歇歇脚为好。明天她就要到吉尔福尔了，明天……

客店老板颇热情，给两匹马准备了新鲜铺草和燕麦饲料；给仆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；给女主人准备了清淡的食物。德博拉按捺住焦急心情，躺在洁白的被窝里，听到躺在前厅里草垫上的比杰克已发出了均匀而响亮的鼾声。

德博拉虽然很困，但仍不能立即入睡……她在想克雷格！眼皮底下浮现出二人的悲欢离合……八月里那个美妙之夜，离今天已有三年之久了，他夺去了她少女的瑰宝。那时她还是那个青杏似的女孩子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自己交给他的。接着是离别，她嫁给了诺兰德伯爵。克雷格曾到白厅去看过她，接着再次分离；她不久即成了寡妇，克雷格又一次同她见面，然后又……不，不去想二人的关系破裂吧。十四个月以来，她怀着一颗痛苦的心，无用的心！还是去想克雷格看到她来会是怎样的震惊样子吧，他会张开手臂，把她紧紧搂在怀里……

德博拉抱着温暖的幻想，渐渐入睡了。

次日清晨，她起了床，穿上带有浅黄斑纹的天鹅绒紧身短上衣，显得生气勃勃，一头秀发闪着金光。她以命令的口吻吩咐比杰克、店主人以及女侍员们快弄早点和备马，他们要立即起程。

德博拉及其仆从比杰克又上路了。眼前挂着灰蒙蒙的雾霭，景物模糊不清，田野里一片赤裸，篱笆被寒风剥蚀，灰褐色地面上结着冰块，马蹄下踩出星形裂纹。

越接近吉尔福尔，德博拉显得越激动。尽管寒气逼人，但她全身发热。天哪，再过一会儿，就能再看到他了！就能再挨着他了！她真有点迫不及待了。

他们突然离开通往考文垂的道路，向右拐去。刚才雾蒙蒙的天底下还有牧场，还有象烟云中点缀着的一个个小黑点似的漂亮草房，她以热情的语气对比杰克数说着这些小村落的名字。现在横在眼前的只是些成排的落了叶的树木……森林，克雷格的房舍隐藏在密林深处。哦！……是她自己下意识地拉了缰绳，还是马儿机灵地放慢了蹄脚？她说不上来，她已经没了声音，没了手，没了腿，一阵恐惧袭来，将内心的喜悦吹得无影无踪。

克雷格若是不在呢？一想到这里，她立刻悲观起来，接着又乐观地予以否定，紧接着又忐忑不安了：他不会对她不加理睬，或将她赶走吗？昨天她姑母在伦敦说的几句辛辣话让她恼火，同时又让她十分激动，使她不顾一切，登程往吉尔福尔赶来。在路途上，姑母的话一直鸣响在耳边：“这位漂亮的爵爷傲慢得厉害，他实在是等你跪倒在他的脚下！”但愿塔克太太讲得不差！跪倒在他的脚下？啊。诚然，她已作好了准备，准备把一切错都揽在自己头上，尽管错处不全在她这一方，她也一人认了。人一旦相爱，高傲有时会成为一种过分奢华的陪衬。她太爱他了！可他是个可原谅的男人吗？她骑的母马塞米拉米斯乖乖地跟随着比杰克的公马，走上格温河的小桥。往常流水淙淙的溪流现在结了冰，默无声息，它是昔日甜蜜拥吻的见证人。德博拉主仆二人登上披着耀眼白雪的山丘，德博拉回想起在杜夫勒斯小屋里二人情感破裂的情景……克雷格醋性大发，粗暴无比。他的态度使她气坏了，放弃了他要求她作的海誓山盟……她并没同别的男人有什么私情联系，同克雷格的不忠实比起来，她的作法至多只能算是一时的情移。可是，事情一旦败露，就无法挽回了……她打了一个寒战。后来是多么大的心灵空虚呀！空虚得令人可怕，令人哭不是，笑不是。尽管后来的日子有气愤，有节日，有舞会，有荣耀，有应急的小消遣，但她总也不能将他忘掉……但是，克雷格还会想到她吗？他性格专横，带着男性的自私，怎能考虑……

“德博拉小姐！到了，到了！”

比杰克响亮而兴奋的声音使她吃了一惊。

的确，到了目的地。下面的林间空地上，立着一个瑟缩的小村。她此行就是要到这里来。一次荒唐的行动，眼下她完全明白过来了，可是，哎，太晚了……果真太晚了吗？不，她还来得及

拨转马头，消失在云雾中，永远抛弃这类荒唐的幻想，免得看到残酷多余的一幕……她完全疯了，没有头脑，没有判断！

“德博拉小姐，我们下去吧？”

她望了比杰克一眼，见他那张和善的大脸冻得发紫，笑吟吟的。她感到她不能就这样向后转。她也许发了狂，但却象胆小鬼似地立在对她极忠实的男仆面前。不，她不能返回。得了，勇敢点！她多么渴望到这里来，曾为此心急得发颤。现在她来了，不再为心急而发抖，而是为想办法不失脸面而发抖了。

她悄悄赶上来，使她的母马同比杰克的公马并头而立。她观察起下面的房子。

她记得这里是个幽会所：红砖墙，旧瓦屋顶，对着阳光微笑，院里有仆人，有狗，有马……但今天，所有房门都关闭着，房檐挂着硬硬的冰柱，严寒剥去了四周的青纱，灰蒙蒙的雾气向窗口袭去，显得凄凉而无生气。

“爵爷大概不在家，”德博拉低声说。

“不在！您怎么说这种话，德博拉小姐！您和我总不能为他不在而作这种倒霉的溜达？……再说，我们并不知道实情，不能在外面犹豫不决，白白挨冻！走吧，玛格丽特太太会告诉我们的。”

二人催马走下山坡，翻身下马。比杰克去拴马，德博拉慢慢走过去敲门。

门开了，闪出一个瘦小的黑衣女人。

“玛格丽特！”

“老天！大人驾到！这可能吗？请进，请进……还有老成的比杰克！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啊！进来呀，我的小伙子！……你到厨房，让人给你弄碗汤，我在这儿侍奉小姐。”

玛格丽特对德博拉拥吻后，一边快活地嚷着，一边将德博拉

领进一个大房间，让她坐在一把长椅上。过去她曾和克雷格多次坐在这条长椅上打发晚上的时光。

“爵爷不在家？”她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
她机械地解开短披风，把风帽推在后面，摇了摇潮湿的头发。

“不在，多么遗憾……”

德博拉一听说“不在”二字，象是当胸挨了一拳，对后面的话不再去听了。空气似乎一下子稀薄起来，她失望之极。在整个路途中，尽管她内心有些犹豫，但她无时无刻不在相信，她与克雷格的和解就在眼前。

“要碗热汤，还是要杯赫雷斯白葡萄酒？大人还记得您爱吃的豌豆蛋卷吗？我去给您做一份。”

是的，德博拉记得很清楚，可是眼下自己满腔泪水，一提到吃就想作呕，

“不用费事了，我亲爱的玛格丽特，我……”

“嗨！您能为这事就失掉食欲吗？蛋卷和酸奶油肥鸡能使您具有耐性。”

“有耐性？”

“当然啰！这么大的雾气，克雷格先生天黑前是不会回来的，因此……”

德博拉站起身，抓住玛格丽特的胳膊：

“这么说，他没出远门？”

玛格丽特困惑地望了德博拉一眼：

“当然……在城堡里，与约翰先生在一起。您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德博拉向后仰仰身。上帝！他在！高兴的同时又有些害怕了……如果……



老女人不停地唠叨，德博拉几乎没去听。老女人嘟囔道：“唉，大冬天，白天短，四点钟，至多五点钟，天就擦黑了，克雷格要不了多久就回来……”

突然，有一个词儿引起了德博拉的关注。

“破产？吉尔福尔侯爵破产了？你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事实，嗒！小姐，可怜的约翰先生几乎一贫如洗了。实在令人伤心。克雷格先生很爱他的兄弟，我亲眼看着他们兄弟俩出生！”

自从德博拉主仆二人到来后，玛格丽特脸上的皱纹被笑意填满了，现在皱纹一下子显得更深了，声音也颤抖起来。

德博拉轻轻拍了拍老女人的手。

“嗨，你肯定有点太夸张了，我不知道侯爵处在危难之中，但是说他……”

“破产，一点不假。”老女人痛苦地重复着，“一切都作了抵押，伦敦的吉尔福尔官邸，这里的产业……这一切都是由佩内洛普夫人一手造成的。这人总是挥霍，高傲得象个火鸡；而约翰先生是个好好乐天派，盲目得很，他甚至没感觉到她给他戴了绿帽子！”

想到漂亮的吉尔福尔侯爵夫人穿起破衣烂衫，德博拉心里满有几丝得意。活该！这个又坏又爱摆阔气的蠢女人，对她一贯不怎么样。今天也叫她付出点小代价。

玛格丽特又说：

“您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吧？要将吉尔福尔的田产一块一块卖掉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！……要卖给哪个？”

“哈，所有在城里发了财的商人，都想用钱买点土地，使自己象贵族那样有块“封地”。所以佩内洛普夫人很容易找到买

主。然而，克雷格先生却郑重告诉她，她若敢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就要亲手扼死她。他会这么做的，小姐，他这人说做到做到。因此现在克雷格先生承担起一切，他同债权人周旋，而且跑东跑西，想借点钱，他自己手中的钱自然早就飞了。”

上帝！她德博拉有的是金钱，她甚至不知该如何花销它们，只好让它们躺在那儿睡大觉。突然，一个想法让她周身冰凉。但愿克雷格不要认为她得知他有困难，是赶来帮他忙的。对他这样高傲的人，最忌讳支援之类的话题……等以后他亲口讲出来时，再……

德博拉叹了一口气，用手轻轻掠了一下玛格丽特的面颊，老女人正在擦眼睛。

“别哭了，好了！爵爷很受女王信任，他又有许多朋友，他有的是办法，我敢肯定……我们俩说的话最好不要让他知道，不是吗？爵爷也许不欣赏……”

“老天爷！我是信口开河……小姐您说得有理！”

德博拉一口又一口吃着豌豆蛋卷，这总算转移了玛格丽特因激动而引起的好奇心，也使德博拉苍白的脸色有所改变。她同时谛听着森林和林中空地里任何细小的响动。她的心在希望与担忧之间徘徊……

德博拉筋疲力尽，倒在软垫长椅上。也许还得再等一两个小时，象松鼠那样在笼子里转来转去有什么用呢？应该坐下来，考虑一下她将要对他讲的话……

她面颊发烫，思想混乱，刚坐在软椅上，就听到震得玻璃乱动的马蹄声越来越近。人叫声、犬吠声、往昔幸福日子里的甜蜜的嘈杂声一下子填满了整个院落。

德博拉跑到窗口，斜着身往外看。

果真是他！是他那张海盗王子似的刚毅英俊脸儿，口角微微上翘，带着一抹嘲弄似的意味，宽宽的肩膀，是她离不了的必需品，象面包和食盐一样珍贵。她哽咽了一声，将双手放在憋得发慌的胸口。她冲过去，又在门口停下来，眼睛一直盯着院子。她在想什么呢？在仆人面前演她的爱情戏吗？不，他大概一进门就会惊奇地发现她……但是，至少对她来说，没有什么惊奇可言。

克雷格从马上跳下地时，厨房里一阵慌乱。比杰克匆匆迎了上去。这一会儿，德博拉已经将比杰克全忘了，忘了这小伙对克雷格崇拜得五体投地！现在不是她先走上去，来看克雷格眼里发出的惊喜光芒，这是她期待已久的啊！比杰克，你这不懂事的蠢货，一切都被你给搅和了！该死的……不！她只需迈出门槛，推开狗与仆人，就能来到比杰克与克雷格之间，采摘克雷格嘴唇上的微笑……可是，德博拉浑身瘫软，喉咙哽咽，她看到克雷格并没有笑意，只是在比杰克棕红的头发上轻轻拍了一下，吐出几个词儿，便制止住了比杰克的解释，转身迈开大步，往门口走来。

天哪！

再过一分钟，也许要不了一分钟，他就进来了，对他讲什么呢？对他这种绷着脸的怪人能说些什么呢？谁知道他是高兴呢，还是生气呢？用狂热的语言向他推心置腹，乞求他的原谅和抚爱？不，她突然感到做不到，她不能这样。德博拉下意识地向后退，喘息着环视四周，仿佛要找隐蔽所或是别的出口……走掉，逃跑！啊！为什么，为什么她要来呢？用什么理由来掩饰她的疯狂用心，从而使她的到来不致于显得太低下呢？俗话说，慌不择路，什么借口都可以拿来应付，她不愿闹别扭……门扇动了，克雷格走进来。她突然奇怪地停止了颤抖，似乎一股爱情的长风刺激着她。管它呢，拿出勇气来！不管怎样，反正这一

局还没有进行。

两只黄色长绒毛狗走进来，象两个大绒线球。两只狗望了望德博拉，认出她来，向她扑过来，几乎把她掀倒，舞着小蹄子，玫瑰红的舌头上流着涎水。

“阿贾克斯！内龙！我美丽的……”

德博拉将狗揽在怀内，丝一般柔软光滑的长毛掩饰了她的激动。她暗暗感激小狗，它们的叫声为他们二人的此次会面增加了一点家庭的气氛，而且这种缓冲为她提供了编造借口的时间。

“安静！……卧下！”主人对狗发布命令。

克雷格说着又干巴巴地捻了一下指头，两只狗赶忙躲进角落里去。

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。

德博拉慢慢直起身，看了看克雷格忧郁的眼睛。

“你，在这儿？”这句话算是打的招呼。

他没有按一般礼貌的要求，去吻她的手；她也没去想将手伸出来。

二人相距一步之遥。她只需走出一步，就能将面颊贴在他的石榴红短上衣上，就能再次贴近天堂，可是，这一步，她迈不出，她无法逾越。

“比杰克没对你讲吗？”德博拉装作很镇静地说，“我们昨天从伦敦起程，我要到我的庄园去，管家病了。刚才，在吉尔福尔的叉路口，我的母马掉了一块马蹄铁，从这儿到考文垂没有驿站，再加上天气又这样寒冷！总之，比杰克说服我到这里请求玛格丽特，让用用你的打铁铺子”。

临时编造的谎言还能说得过去，再说，合不合情理也没多大关系，只要能引出二人对话就成！

“比杰克这么做是很对的，”克雷格仍用不冷不热的口气说。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作为东道主的义务，补充道：“请坐，来点赫雷斯白葡萄酒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！”

大概她对什么都会接受。

他把白色大毡帽扔到箱子上，走到桌边倒酒。

德博拉又在长软椅上坐下来，裹在短披风里。尽管脚边的木柴火着得很旺，她却冷得发抖。

克雷格向德博拉递过无脚杯，也坐了下来，同时无精打采地在德博拉面前伸出狩猎的长筒靴子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天又落了雪，严冬来了，伦敦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啊！天气！在困难的谈话中总要提到天气。每当局面尴尬或无话可说时，总是用天气来搪塞。什么天晴、下雨、刮风、下雪，什么天气晴朗或天气很冷之类的话下意识地从小口里说出，甚至说话人根本没加思索……克雷格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？他那冷淡的神态里隐藏着什么呢？他内心深处也象她那样燃烧着情焰呢，还是对她真冷淡了，不爱她了呢？

从天气谈到德博拉受过的监禁，接着谈到罗伯特·塞西尔的干涉，并且谈到政治，谈到使法国四分五裂的国内宗教战争，谈到贝亚恩人<sup>①</sup>的成功。最后的谈话主题使克雷格冷酷的眼睛里爆出了火星……见鬼吧，这个贝亚恩人，见鬼去吧，使她倍尝痛苦的男性对艳遇的渴望！……克雷格，亲爱的，你难道一点不愿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吗，你难道果真不爱我了吗？”

德博拉不能忍耐更久，她指了指院内变暗的黄昏说：

---

① 指法王亨利四世，他出生在法国贝亚恩地区。——译注

“天快黑了，如若在天黑前赶到考文垂的旅馆，就……”

她没把话说完，欠起身来。

克雷格没出声，望了望窗外。

沉默，可怕的沉默。

由于他不挽留她，她突然决定向他吐露一切：她的激情，她的失望，实话直说，甚至不再寻找辩解的理由，同时也不抱任何幻想，只是想对他吐露心怀之后再走，向他挑明失去他，她会终生遗憾。没必要等待什么有利时机，这样的时机是不会有！

“听我说，德博拉……”

德博拉！二人见面后，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……哦！她觉得他这么称谓她，每个音节都是对她的一种抚爱！

“天太晚了，”克雷格接着说，“道路不安全。诚然，过去我们之间有过严重的争执，可是，我能为这种事让你在路被匪徒扼死吗？你能拒绝我对任何人都会提供的留宿吗？留下来吃晚饭，玛格丽特为你准备一间卧室，明天你不慌不忙地上路。”

德博拉吃力地吐出个胆怯的“谢”字，如果让她再多说一个词儿，她就会哽咽起来！

接着，仆人们笑嘻嘻的，送来了烛台。玛格丽特喋喋不休，作晚餐的准备工作。

德博拉的心情慢慢好转过来。为了掩饰眼皮上粘着的泪水，她站起来，走到镜子跟前。她爱镜子，这东西能使你与自己面对面观望。这面镜子是她两年前的秋天亲手挂起来的。她颇担忧地在镜中审视着自己的美貌。刚才她把美貌什么的忘得一干二净，而现在她却象一个吝啬鬼数自己的金币一样清点着自己的可爱之处：富于肉感的美丽嘴巴，金褐色的发髻，蓝绿色眼睛……

晚餐结束了，克雷格站起来，德博拉也站了起来。

长颈大肚白葡萄酒瓶和玻璃杯摆在靠近炉火的地方。克雷格和德博拉很自然地坐在原来的地方，她坐在软垫长椅上，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。

外面雪花飘舞。除了这雪花和壁炉里的木柴燃烧声，一切都和她初次来这里时的情景一样，那时她还是个姑娘。她记得那天晚上烛光越来越小，二人身边围着一圈富于魅力的阴影。他会象当初那天一样，将她拦腰搂住，趁着夜色将她占有……

“哎，亲爱的，正如我刚才对你讲的那样，在我们乡间，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了。把农田围起来，改为牧场，这当然对场主有利，至少在市场上羊毛比小麦的收益高。可是对于穷人来说，这就意味着被雇用的机会少，而且工资菲薄，穷人饿极了，就会跳起来，铤而走险！”

什么农夫不稳定的生活条件，什么羊群，什么不安全的道路等谈话内容，最单调不过了，克雷格始终保持冷漠的态度……但是，难道德博拉一点也没感到拘谨和痛苦吗？他请她留下来难道没有私下的打算吗？二人过去曾多次在一起分享心醉神迷的乐趣，他现在能对睡在几步远的昔日情人无动于衷吗？不，这是无法想象的！

德博拉的心情越来越焦急，她眼睁睁地望着仆人走过来取走桌上的东西，向壁炉里加了一块木柴，又在火上扔了一把香草。天哪，到什么时候这些在他们身边忙来忙去的仆人们才会离开，让他们俩单独呆在一起呢！

古提琴师萨姆走进来。坐在第三阶台阶上，腿夹着琴，一本正经地拉起来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克雷格摆了摆手，似乎要驱散古琴的尖音符似的，同时转身对德博拉说：

“明天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动身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难道不明白，明天是遥遥无期的，根本谈不上她要走的问题。

然而，德博拉半机械地回答：

“明天上午……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今晚聚会的时间不宜过长。在冬季，往北方去的路不好走。为了明天赶路，好好休息一夜太必要了。”

什么？德博拉完全听明白了吗？

她看到克雷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捏着一个烛台。他那泰然自若的面孔被烛光映照得通红，显示出他那高贵的前额和黑黑的卷曲的头发，鹰钩似的鼻子，还有被她甜蜜亲吻过的厚厚嘴唇。烛台从克雷格手中递到一个仆人的手里。克雷格对德博拉弯腰施礼，她向他伸出手来，他吻了吻她的手指。她祝他晚安，他表示感谢。她随着仆人登上了楼梯，一切都象在梦中一样。

这一着显得有些太快，她没有反应，没有感觉，没有痛苦，她跟着仆人走着。

一个门，两个门，仆人将门打开，放下烛台，把窗帘拉上，将壁炉里火捅旺，然后退出来，关上门。

她立在房间正中，一动不动，……她在这儿做些什么呢？

突然，她象被匕首刺伤那样，痛苦到了极点。噢！上帝，他一点也不懂人家的心，他不再爱她了！她双手按着胸口，差一点晕倒，胸部象被针刺一样难受。他不再爱她了！她心中反复重复着这句话。这种抱怨充斥了她的心底，充斥了她那空洞的头脑。她的耳朵轰鸣着，她断定她今后就在这种难受中生活。她将手从



胸口拿开，摇摇晃晃跑到床边，倒在被褥上。

楼下一扇门响了一下，传来一个女仆清脆的笑声。从厨房里也传来了一阵说话声。不一会儿，房屋变得默无声息了。轻柔的雪花飘落下来，似乎对德博拉的忧伤漠不关心。

蓦地，她支起上身，鼻子一酸，哽咽起来，跳下床，打开门，也不管蓬乱的头发和被眼泪打湿的面颊，冲进走廊，匆匆走下楼梯。

在楼下一个大房间内，一个仆人正蹲着用灰封炉子，他张大嘴巴问：

“小姐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马厩，你家爵爷……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走着，顷刻之间，已走出了楼门，反关上了橡木门。

院里一片雪白，寒气袭人，刺痛了她的脸，穿透了她的薄天鹅绒短上衣。但是，严寒不能奈何她，不能压倒她的顽强决心。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她这时来到克雷格的身边。……

正室左侧相毗连的建筑物内有个弱小的光亮。德博拉手扶住墙，向灯光处走去，她两次摔倒，再爬起来，混身上下沾满了雪，脸和脚已经不知道冷了。她终于来到马厩前，尚有一道门扇要打开……

她走了进来。

里面相当暖和。马儿的平静出气声象件柔软的羽绒大衣披在她的身上。

马厩深处，克雷格一只手放在她那匹母马的颈上，背对着门口立在那里。

听到门响声，他转过脸，看见了她，吃惊地问：